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縣長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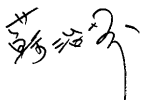
為推廣閱讀及鼓勵文學創作，本府自102年起共出版20本好書，內容從兒童繪本、散文、新詩、美術、表演、工藝到社區故事，應有盡有，讓人一睹雲林的藝文風貌，感受在地生命力。除充實縣內出版品外，縣府更自籌經費增設「二崙故事屋」、「土庫故事屋」、「雲林二手玩具屋」、「他里霧生活美學館」等文化場域；並辦理0-5歲孩子的閱讀扎根、關懷新移民的親子講座、鼓勵小朋友閱讀創作的「兒童文學營」、「兒童記者營」等推廣活動，讓本縣的學子涵養在地情懷與建立家鄉認同。

在地文學是了解一個地區文化底蘊的重要窗口，治芬秉持著「如何讓民眾透過閱讀愛上家鄉的美好」的目標，嚴謹地要求「雲林作家作品集」之規劃與辦理。本(103)年度經專業的評審委員審議後，徵選出游淑如、顏嘉琪、黃

振裕等3位優秀作者及其作品。

游淑如小姐的詩集《雲影上的，記憶如林》，以十大面向來書寫雲林，多元而豐富，詩作多清新自然，愛鄉之情潺潺流淌；顏嘉琪小姐的詩集《荒原之午》意象鮮明而靈動，將讀者帶進一個令人驚喜的語境之中，作者縱橫奔放的想像力讓人驚豔；黃振裕先生的散文作品《花言鳥語天地情》以文學充分表露自然、生態美好的意境。

治芬恭喜獲選的作者們，也感謝辛苦的評審委員們，因其共同的努力，才得以產生本作品集，為雲林在地文學發展史留下深刻的一頁，也讓雲林文學創作得以持續蓬勃發展。

雲林縣長  謹識

中華民國103年12月


處長序

為豐富雲林在地文學之內涵，積極挖掘文壇潛力後起之秀，縣府持續舉辦「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雲林作家作品集」徵選活動，鼓勵更多對文學有熱情之士投入創作。

本(103)年度「雲林作家作品集」徵選出3位作家的作品，第一件作品為詩集《雲影上的，記憶如林》，其作品寫景寫情、寫人，內容深刻，詩中對雲林的各層面，有觀察、有感覺，有關懷，充滿著濃厚的在地情懷；次為詩集《荒原之午》，其詩觸及生命的底層，探索情感的厚度，表達對於土地與生活的深切關懷；第三本作品為散文作品《花言鳥語天地情》，從生態切入書寫生活與自然相遇的樂趣，也呈現出作者對於生活情趣與環境的觀點。

因為許多文壇先進的努力深耕，本縣在地文學得以奠

定深厚基礎，同時在地方文化政策的推動，在地文學作品開展出活力蓬勃的新氣象。透過「雲林作家作品集」的徵選與出版，持續為台灣本土文學留下具鄉村書寫特色之創作，希望這三本作品讓讀者從中領略雲林在地文化、品味創作文采，讓本縣的優秀文學創作者，能獲得讀者的喝采與肯定。

文化處長  謹識

中華民國103年12月

評審序

〈103雲林作家作品集〉徵選，總計收件新詩類三冊、散文類四冊、報導文學一冊，經評審委員審慎討論，採取重質不重量原則，只入選三冊作品，分別是詩集〈雲影上的，記憶如林〉、〈荒原之午〉二冊，散文集〈花言鳥語天地情〉一冊。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書名記憶如「林」，有二重意涵，一是記憶、二是雲林；以七十首詩作，分十卷不同面相，呈現雲林崇山峻嶺，描繪生態、野鳥植物等人文風情、地方特色，多元而豐富，充滿對故鄉的情懷，也深含憂患批判，語言清新自然、架構勻稱完整，意境悠遠。

〈荒原之午〉這冊詩集，從生活觀察中出發，對人情世故、社會變遷、生命哲理，有深入體會，題材多元，不論詠物、寫人、描景，能夠觸及生命底層、探索情感厚度，某些小詩意趣盎然；大部分詩作，意象鮮明而靈動；想像力縱橫奔放，時有令人驚喜的表現，足以掩蓋「後現代感」稍嫌晦澀的缺失。

〈花言鳥語天地情〉一書分三卷，如書名所示，詩花、賞鳥、自然天地情懷。每章都十分豐富，詳盡表露自

然之美好，亦可多識草木蟲鳥之名，在讚嘆之中，闡述人文的生命哲思，行文流暢，可讀性高。

這三件入選作品，雖然是「地方性」作家，卻具有一定的「全國性」水準。

本屆作家作品集徵選，有一缺憾是，主辦單位文化處設有報導文學類，卻只有一件參加，因考量可能其有仿效作用，為求慎重，不得已從缺。

創作報告文學，必須具備充足的歷史感，不辭辛勞找尋資料，親身田野調查，做足功課，求真求實，清晰交代事件來龍去脈，同時兼具史識和文采，不可偏失文學性，才符合報導與文學並重的本質，可以想見特別勞心又費力。但報導文學卻是可以發揮莫大的影響力。

敬謹提出淺見，與雲林縣創作者共同勉勵，期待雲林出現一部一部在地關懷的傑出報導文學作品。

一棵樹，必須紮根深厚土地，樹幹才能茁壯、枝葉才能開展；文學創作一樣必須紮根在地土壤，才有源源不絕養分。每一處在地，都是連結國際，我們要虛心學習，但不可喪失在地情感、在地自信。

評審代表



持續書寫，用文字來擁抱鄉土

小的時候，對於雲林這個遍布父母雙方重要親族的土地充滿依戀，總覺得回到這裡，可以赤足踩在田地裡的感覺好開心，可以騎著單車馳騁在小村莊裡好自由，甚至可以聞見有農夫燒稻草的味道好舒服！

因此，即使住在台北二十多年，還是習慣用「回」這個字來解釋彼此之間的往返關係。

年歲漸長，住在雲林的親戚們逐漸凋零，如今西螺下浦的大宅院只剩下八十多歲的阿嬤跟七十多歲的嬸婆，虎尾三地厝的兩位舅舅也多七十多歲幾乎每月都要回醫院報到，離開的記憶越多，心裡就越想抓住些什麼，因此我開始熱烈地渴望寫下所有跟雲林有關的人事物。

因為我的祖先生於此，父親生於此，我自己也生於此，對於一個重要的生命起點，我希望它所有美好的風

貌，不只被我記住，而是被大家發現、記住。嗜愛書寫的
我選擇用文字，深深地擁抱我的家鄉，讓雲影上的所有記
憶，都蓊鬱如林，森森地在我們的記憶海中，蓬勃茁長。

游淑如

卷一 群山之峻

1 看見.....	17
2 草嶺之同心瀑布.....	18
3 草嶺之斷崖春秋.....	19
4 草嶺之斷魂谷.....	20
5 華山文學步道.....	21
6 雲影上的小桂林.....	22
7 與草嶺山對坐的下午.....	23

卷二 眾水之聲

1 永遠的虎尾溪.....	27
2 扭轉命運.....	28
3 走入美麗的流域.....	30
4 夏之蛻.....	33
5 眺望北港溪.....	35
6 許我一條芬芳的河川.....	37
7 遙遠的那口井.....	38

卷三 蟲鳥之語

1 台西濕地的一對青足鵝.....	41
2 交換秘密.....	42
3 守夜的蝟虎.....	43
4 守護口湖鄉的紫鷺.....	44
5 初秋的詠嘆.....	45
6 暗光鳥的夜吟.....	46
7 濁水溪口的東方澤鶯.....	47

卷四 枝葉之芳

1 一束芬芳的口湖鄉.....	51
2 古坑小柳丁.....	52
3 一株濁水溪畔的水稻.....	54
4 分界.....	56
5 美麗的小宇宙.....	57
6 寂寞守衛.....	58
7 眾農的黃昏.....	59

卷五 潮湧之界

1 六輕與蚵仔.....	63
2 日落蚵田.....	64
3 石罉之歌.....	66
4 彷彿若有光.....	67
5 我們，在台西.....	68
6 沿著蚵殼走，輕聲說愛.....	69
7 逆光的文蛤.....	71

卷六 舌尖之巔

1 中山路上的花生酥.....	75
2 奶焗馬蹄蛤.....	76
3 舌尖上的鄉愁.....	77
4 西螺大橋下的酣暢記憶.....	79
5 烘烤夕陽.....	80
6 舀起鄉愁的，一根湯匙.....	81
7 鄉愁市集.....	85

卷七 老街之景

1 一個人旅行，石龜站.....	91
2 三月的代詞.....	92
3 六百公尺的記憶.....	93
4 打開一本圖鑑.....	96
5 昏黃店招放映站.....	97
6 漫溢青草茶香的一條街.....	99
7 戀戀他里霧.....	100

卷八 百藝之彩

1 守護，在虎尾鐵橋.....	103
2 剃頭店阿春姨.....	104
3 國術館師傅.....	106
4 畫糖人的一天.....	107
5 駛鐵牛的老翁.....	108
6 醬色人生.....	109
7 麵茶老伯實驗室.....	110

卷九 眾生之相

1 不在的存在	113
2 母親節之一	114
3 母親節之二	115
4 交換，雲林人的眼淚.....	116
5 記憶拼圖	120
6 等待一把傘	123
7 菜販阿賢的明星夢.....	124

卷十 原鄉之念

1 永恆的光點	129
2 老羊與三合院.....	130
3 老婦畫展	131
4 我還有一片星空.....	133
5 沒有說出口的，道別.....	134
6 返鄉，讀陶淵明.....	136
7 需要.....	137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卷一 群山之峻

看見

我蹲在石壁山的斷崖邊
看見七株小草沿著時間的裂縫
攀爬
它們默默無語
只遞給我一雙堅毅的眼神

我站在石壁山的瀑布旁
看見青山與雲影之間
一碗雪白的麵線
傾倒而下
如天降的蜜
沖泡成夏日的沁涼

我坐在石壁山的石階上
看見落葉隨著風的耳朵邊
流星般的軌跡飄下
時緩時快 忽明忽暗
迅速地
把生命最後一頁
慎重地拓下

草嶺之同心瀑布

如果此刻有思念
繞成一把祕密的梳子
就能梳理這滂沱的髮絲

如果此刻有懷念
折成一束銀亮的龍鬚糖
就能盤起這不絕的清甜

水從記憶更深處湧出
吞吐著比涓涓潺潺更淅淅瀝瀝的
故事
被下面堅實的石頭們
緊緊擁住
如一部小說史般慎重地編排著

草嶺之斷崖春秋

每一寸接近
都是削薄呼吸的試探
即使踩著最新的登山鞋
隱隱感到
腳底下隱隱透進來的微顫

鞋底的紋路尖新地圖猶明
如一捲明朗的愛情底片
明明沒用過
卻尷尬地過期了
孱弱的身體亦然
左肩正青春
右膝卻已如一管敏銳的溼度計
夜夜丈量月光溢出的淚滴

草嶺之斷魂谷

星星們來看

一只好空好空的奶瓶

被夜扔出

僅有的奶水都被月亮吸乾了

華山文學步道

好長的野草彎著腰在讀

寂寞的詩句

好密的野薑花簇擁著

孤單的名字

蝴蝶來了鎂光燈來了

夜鶯來了月色來了

破碎的路燈壞了

把太濃的墨潑在步道上了

雲影上的小桂林

比一朵雲還飄忽的影子

沿著蜿蜒小徑

爬上崖壁

再攀

用一根小小的手指

試探著晴天的溫度

放進嘴裡

有薄荷的奶油味

捲進甜甜的雲朵裡

與草嶺山對坐的下午

感謝你

給我們一片虛構的海

芽青色的

薄霧浪濤

迎著風

輕輕拍擊著那些遙遠的故事

撫睡傷疤以及

隔日的疼痛

感謝你

給牠們一片溫柔的庇護

如煙的

似錦胸脯

餵養以大地源源的生機

讓飛鳥能沿著記憶的紋理展翅

讓翩蝶能和著晴光的節奏共舞

感謝你

以及你腳下的一切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卷二 眾水之聲

永遠的虎尾溪

剛戴上的大黃帽
跟樹上的蟬聲一樣昂揚
我們沿著溪水走
走一段琅琅的童年

那時男生配女生排排坐
大家的臉蛋羞得比中午豔陽燙
那時三字經加上唐詩三百首
天天都能背出發亮千年的句子

暑假，教室就自動移到溪裡
關於體育、自然，還有野炊等課程
以天地為席
我們都修了滿滿的學分
沿著溪水走
感動比學分更滿

扭轉命運

——記傳統汲水唧

每戶人家

都配備一座小小的

綠色唧筒

阿嬤汲水來洗衣

搓揉一生斑黃苦澀的汗水與淚水

媽媽汲水把屋內外的細塵都滌盡

每一寸窗台 每一只櫥櫃

光滑到螞蟻可以溜冰

孩子們汲水洗去滿腳的汗泥

田裡的腥土

但 也洗去農村的光芒

洗去務農的榮耀

印著農藥品牌字樣的汗衫換成

硬挺合身的襯衫

每個人從田裡小小的自己

坐成辦公室裡大大的未來

在先進的大樓裡
輕輕扭開水龍頭
汨汨的記憶便流出

走入美麗的流域

——不曾遺忘的濁水溪

在自然的鎖鏈裡

綠蔭扣上雲影

雲影扣上清波

丁然鏗鏘

苦花魚隨著輕揚的節奏

飛旋起舞

於是我們進入一支舞

進入一首曲子中的線譜

尋找

傳說中透明的音符

抬頭發現樹上一隻隻鳴叫的蟬

都有沁涼的蛹

印拓在水面

浮現了幸福的胎記

五月桐花落在胎記旁
宛如一枚輕盈的胸針
穿刺著滂沱的
地老天荒
溪底的卵石排列亙古的
誓言 殷殷地守護
一首潔淨的詩
幾滴春雨 半把星光
點綴你深深的隱喻

而當季節又悄悄替換
如果輕雷響過
蜻蜓便站在水鏡上自照
冰涼的身影
踏著濕 踏著軟 踏著漣漪
讓指尖沾滿一束玲瓏的
詩意

秋天的葉

分送散落的明信片

小小的蟲齧齒痕是獨特的郵戳

有幾張寄到溪泉的那頭

有幾張寄到水岸的這邊

山讀 風讀 寂寞的腳印讀

淙淙的溪水依舊吟著她自己的韻

韻裡有柑橘香氣時

深沉的冬天來了

溪蝦在周流不止的清澈中

練習向後彈跳

一次又一次

遵守某種永恆

有時就像天使打落的毛線球

猛然扔擲

所幸 美麗的流域總是溫柔地擁入

一切美好的湧入

夏之蛻

——樟湖

我想帶著妳
穿過斜斜的山軟軟的海
看綠色的蛹在這裡
孵一整個翩翩的夏天

如果蜻蜓聽見
落雨松把月光雲影繡進湖心的聲音
就會停在時間軸線上
忍住隔夜的露珠
而妳
那麼能不能忍住一滴淚水
不要讓它倉皇地踏破寧馨的畫面
留水岸潮濕的詩句與豐沛的愛情意象
留一束沁涼的光
照亮我怦然的蛻變

我想帶著妳
在夏天的滂沱中
沖洗我們曾經悲傷的繭
穿過暴雨之後
還給天空不再蜷曲的翅膀

眺望北港溪

跟著你的節奏，南下
沿著彎彎的巷弄
一滴遙遠的海水鹹鹹地
滲入百年的街道

泡茶的老人圍坐榕樹下
把自己坐成靜定的棋
把懷舊凝視成為
老樹身上盤根的孔竅
城市的每一幕顫動
在微光裡 依序放映

那幕是阿福伯的兒子去台北念大學了
那幕是金花孀的孫女嫁去美國了
一幕又一幕離別的場景
卻不許有淚
老人們只能含蓄的把過剩的關愛
放在紅包裡
作為一份厚實的祝福

然後回到格子裡
自己專屬的位置
下完自己人生的棋局

許我一條芬芳的河川

——新虎尾溪汙染有感

後來，我們把相機收起來
用口罩
把自己跟生命的源頭隔起來

後來，我們把畫筆收起來
打開歷史
跟子孫述說曾經的清澈時光

如果知道這些後來
為什麼不做一些現在可以停止的事？
喚醒那些無知但無心的人們
叫醒那些故作遺忘的知識份子
如果
此刻選擇沉沉睡去
那麼
未來 我們將不只喚不醒一條河川了

遙遠的那口井

曾經

那是後院裡的一個神祕池
大宅院裡的每個孩子
都曾照見天光雲影和
年少的自己

但是歲月的苔長滿濃密的
霧之後
一個年輕的遠房姑姑跳下去
留下小小的粉紅布包
半截軟綿綿的愛情夢

呱——呱——
只剩青蛙還兀自彈奏著
早夭的夏天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卷三 蟲鳥之語

台西濕地的一對青足鵠

閱讀天地詩篇之前
我們是小小的編輯
來來回回尋著每一個段落
行間參差了
幾尾蠕動的錯誤

俐落挑出
迅速啄食
回復水面如鏡的清澄
在雨與未雨之間
踩著一滴薄薄的露
自在滑翔

交換秘密

——元長鄉土豆鳥

十月中旬
冬寒被遠遠拋在左外野方向
妳逕自漫步在田間
循著荒草熟悉的芬芳
低頭找尋
一顆顆遺落在土裡的
珍珠
那是從農婦匆忙手心篩下的
飽滿時光
緊緊被保存著
如扔向大聯盟的伸卡球
在妳小小的喙前
神秘定格

守夜的蝮虎

聽說

北部的壁虎習慣沉默
可以啞一輩子

而我們

總是鼓著夜更
逡巡在三合院的牆角
匍匐於老舊的窗花前
在星光下
呀然推開記憶之門
像腐朽的拴
背負著夜
嘩嘩剝剝爬過木門的
裂縫
把安靜的凝視
逐一喚醒

守護口湖鄉的紫鷺

彷彿一枚絕美的迴紋針
你夾住最濃鬱的樹影
微風中
緩緩飄揚

修長頸子把深奧的語言
纏繞好之後
彎成飽滿的隱喻
倒映在天光水色裡
秘密還在發酵
信仰還在變老

初秋的詠嘆

——台西海岸的紅冠水雞

你的步伐是切不斷的雜訊
頻頻干擾著回憶的
凝結

很遠很久的水邊
有一叢勃發的蘆葦盛綻
如雪的飄穗飛不到彼岸
那隻藕色的手心裡
便在陽光下
破碎成如網沙塵

重重織著密密的
網 等你
用炙焰突圍

暗光鳥的夜吟

允許月光攀上你的頸
挑揀最亮的兩三根雪羽
裝飾你如歌的夢

他們說
你是精靈來轉世
把前世的風景譜成婉轉的
旋律
在暗暗的夜裡
摩擦著旅人的寂寞
彈奏著遊子的愁思

連捕食都詩意
拋一只香甜的韻腳
垂釣飢餓的魚魂

濁水溪口的東方澤鶩

半張臉從童話中醒來
撫慰著孤高的曠野
有風的季節裡
銜一片涼涼的雲給夕陽敷著
過燙的臉頰

出海口常常沒說什麼
就開著一扇窗
裡面是原野外邊是汪洋
錯落的樹影是藝術框
把一雙自由牢牢釘在半空中
三分之一畫面的分水線上
四十五度傾斜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卷四 枝葉之芳

一束芬芳的口湖鄉

——記番花腳鹿角樹

面對季節的風

你端坐如佛

晴空下

不停地翻出一朵又

一朵的花

淺淺深深鵝黃染浸的

溫暖顏料潑出

不規則卻有井然有序的花形

濃烈的香氣

把村民的瞳孔布置起來

成為兩扇淙淙甜過的景

古坑小柳丁

進入一盞燈

甜馨的燈

用一根極為穠麗的舌頭

陽光鍍著唇齒之間

勻亮的金箔

曾經

妳也只是株微顫的小苗

在古坑鄉裡千千萬萬棵柳丁樹中

宛如一個字嵌在一部字典中

融在時空的流裡

曾經

妳也雀躍地開滿花

作為一張芬芳撲鼻的靶

當數百蜜蜂如箭射來時

維持著優雅的微笑

曾經

妳慎重地凝出一滴滴綠色的淚

垂在夜色裡

獨自吸吮大地的寂寞

跟一片冷月

交換體溫

漾著金色汁液

妳將纏繞的清芬提煉為

一首俳句

一列光源

一株濁水溪畔的水稻

親愛的，當我側身閱讀溪水
鷺鷥的呢喃輕踩著圓石
躍過幾枚鮮豔的福壽螺卵之後
就是一幅完整的風景

風景裡
有沙沙的西瓜田
有彎彎的西螺大橋
還有細瘦泥鰍在昨日的洞口
探測污染的深度
遠處的工廠廢水吞吐著都市化的夢
而我
卻總在隆隆聲裡
徹夜失眠
擔心我的不孕以及
人們的命運

有時鮮豔的雨水落下
我的希望反而乾渴

速迅地
曝曬成穀場的星
在麻雀的夜裡
熠熠發光

分界

——記荊桐新庄仔老樟樹

因為廣告頻頻放送
台東的一棵樹就此爆紅
人潮車流迅速湧向島的東方

然而在島的西南方
也有天堂之景
一棵百年老樟樹
劃分天地之經緯
站在寧靜的座標中央
擰乾喧譁的人聲
晾曬著它的優雅風華

鳥來
棲在陰涼的影子裡
想像一枚果實
等待圓熟

美麗的小宇宙

我是一顆愛玉子
翻閱著草嶺山間的每一頁風
每一朵雲之後
膨脹成
豐滿的話筒

沿著晨光邊際
吸吮露水的清甜
在人們舌尖
落下一枚又一枚沁涼的
逗點
讓暑氣停歇

寂寞守衛

——記口湖鄉木麻黃

像一陣箭紛紛落下
插在海岸的胸口
庇護著
柔軟的心

於是風吹 我擋
於是雨來 我禦
閃電騰騰地來
劈在蜿蜒的沙地
只剩兩行歪斜的足跡
掉落的愛情
陷在四月四號的那張
小小日曆紙裡

眾農的黃昏

——大埤鄉松竹村百年茄苳樹

你聽過吧？
這個村莊裡百年來的
短長故事

你聽過吧？
這些農人們幾十年來
奮鬥的鋤頭聲

你聽過吧？
田庄裡廚房代代上演的
驚世婆媳過招

時光把這些農人的一生
拉成長長的氣根
在暖暖稻香中
隨風吟誦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卷五 潮湧之界

六輕與蚵仔

說起最初的誤會
所有的村民都可以作證

以甜美的願景熬一鍋粥
輔以錢潮人潮幾許鹽花
每一個年輕人都能學有所用地
留在家鄉
不必在異地流淚

以繁華的節奏譜一首歌
商店、便利、書香與氣質填入
款擺的詞
以為人人都能輕輕哼唱
生命不再沉重艱辛

然而，這場邂逅太短而童話太
長，長到蚵仔都瘦了
瘦成手掌裡
乾硬的
星
不再發光

日落蚵田

彩霞來的時候
鷺鷥剛好彎著脖子
思索著如何進入一個畫面
最剛好的景深

夕陽，在層層疊疊的雲之後
搬演著隱晦的
戲碼
映在波紋上
別有震盪的詩意

一排掉進海裡的肋骨
撐起蚵農整齊的歲月
隨手拉起
就是數列般規律的日子
看似堅硬無趣
卻饒富生機

小小的竹筏
載著歷代的家計以及
崎嶇的音符們
等待老婦們
用一把小刀彈奏

石罈之歌

夜婆婆掌來一星燈火
成群的石罈便圍繞身旁
聽海爺爺唱搖籃曲
浪來 潮往
浸過月光的音符起起落落

它們枕在浪的絲線上
跟著一箭又一箭的
節奏 搖擺
一雙巨螯偶而撩起
海草的蕾絲裙襪
傾吐出
細末般輕盈詩句
浪一來便把詩意輕輕頌揚
讓大家一起吟朗
圓圓的海螺
是堅實的韻腳
鏗鏘起
幸福的尾音

彷彿若有光

——我與我的口湖濕地

作為一枚小小的環文蛤，我善於等待
歲月的沖刷
天與水靜靜地深著它們的
影，在潮汐間

白色大風車旋轉的葉片
在夕陽這盞油燈前
切一半的溫暖給馬鞍藤
另一半，讓東方白鸛自己銜了去
而我 剛好接住幾粒
殘餘的燦爛星光

我們，在台西

那時我們站在如火的海邊
用一只愛情的繩結
燃燒不老約定
晴空下
每一顆閃閃發亮的石子都聽見
幸福擲錨的回音

多年後
不老誓約帶著三個小孩回來
小小的六行足跡跑開
一首極現實卻又超夢幻的詩
讓浪花來讀每一個鏗鏘的韻腳
然後，用美麗如昔的石頭
把記憶牢牢壓住

沿著蚵殼走，輕聲說愛

——向台子村的剖蚵老婦致敬

妳們在海邊

默默地用塑膠臉盆

交換彼此的人生

沿著崎嶇的蚵殼，用一把小刀

讀鹹鹹的珍珠蚵裡 海浪忍住的秘密

迅速存檔

用詩的分行 古謠的節奏

摺疊著晴光月影

沖洗成一盆豐潤的景色

這張是兒子的學士照

那張是女兒的婚紗照

還有孫子的度晷照買新房子的人厝照-----

在所有幸福的子宮裡

翻拍著小村莊裡老婦們的集體願望

希望是

每一只圓盆裡萌生的芽

在海風裡

茁長成為木麻黃樹林

而妳的汗 沿著蚶緣滴下

是縮小慾望的海洋是牽腸掛肚的相思湖

是有著銳利結晶的愛

未曾說出的

滲進妳終年潮濕的指甲縫

從光陰的缺口

從蜿蜒的家族傷口

到等待返鄉巴士的寂寞路口

風雨不怕

妳永遠有一盆滿滿的星光

綿長的愛的銀河

抵抗宇宙所有下墜的氣流

逆光的文蛤

彷彿，那是青春的本質
好柔軟的心
藏在好堅硬的武裝之下

誰把鹹鹹海水吞下
吐出虛擲光陰的飽嗝
氣泡 湧出水面之後
迅速被水鳥
銜走
留下黑與極黑
潛入季節潛入浪語
往逆光處
殷殷深去

彷彿，模擬種籽被種下
慎重地
準備發芽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卷六 舌尖之巔

中山路上的花生酥

吸吮了飽滿的陽光之後
你結成累累的鈴鐺
老農熟練地一拉
便扯出整串叮噹作響的
音符
豔陽下 熠熠發光

褪去了堅硬的外衣之後
你們隨意排成一幅燦爛的星圖
任刨刀
削片片星光如雪花
覆以纏綿的麥芽
然後
讓舌尖亮起
一顆顆微弱但清晰的
小燈泡

奶焗馬蹄蛤

一整座海洋的氣息
都緊縮在這枚小小的蚌蛤裡

如季節的空罇
有了月光傾注
散發出甜甜奶香
煨著軟嫩馨香
在這口有光的井裡

舌尖上的鄉愁

—— 雲林美食地圖

之一 斗六肉圓

我們曾經排過一列
長長的青春
豔陽下 慎重地
捧起一顆渾圓的
月亮
月光暖暖地流進胃袋
銘記記憶的不曾離開

之二 假魚肚麵

遠遠地
香氣像一只發光的手鏟
鏟住溫熱的碗
我們急切的頭顱
完美投籃

之三 古坑蜂蜜蛋糕

還含藏著最馥郁的呼吸
那年 龍眼花灑落細細的花穗
我和蜜蜂們一起聆聽
夏天的舞步
從書包裡掉出的歲月
變成一把沙
隱入浪裡

西螺大橋下的酣暢記憶

長長的紅色的橋影
走在潺潺的溪水上面
童年在岸那邊
而我卻只能站在西瓜這邊

畫面聚焦在多汁的瓜囊裡
因為成長而不斷刪改
濃縮的夢想
又細又小
又失去色彩

不像幼時
大筆揮灑歡樂的甜
以及繽紛的紅
像雨水滴落滂沱的心房
迅速膨脹
成為一只巨大沉甸的甕

烘烤夕陽

浸過米酒之後
兩片艷橙橙的烏魚子露出
喜悅笑容

彷彿忽然之間
熟透的夕陽收成了
季節的溫柔
豐饒地
把穀場鋪在舌板上

舀起鄉愁的，一根湯匙

之一 古坑柳丁

削皮的婦人把手中的小宇宙
轉繞成竹篩上
一枚枚渾圓的秋光
晴好的風煨著慢慢的熟輕輕的暖
直到你們都變瘦
瘦成甜蜜的郵票
遞送到遠方遊子的舌尖
記憶郵戳
於是蓋下。

之二 林內茶

芬芳的蝶泅泳
在深深水底
開始背誦雲教過你的詩
山教過你的詞
然後呢喃著初夏的螢光
一點一滴
把飽滿的意象滲出
匯成金黃色的
一盞湖澤

之三 崙背客家粽

這時，所有的花香都靜了
靜靜地裹住每一粒
晶瑩的想念
外婆依照著掌中的星象圖
依序排放滷肉與菜脯的位置
白色棉繩拉開
長長的航線兩圈半之後
盤成堅硬的
一把鑰匙
故鄉的滋味在裡面
漂泊的氣味在外面

之四 虎尾仙草

穿過沒有盡頭的熬煮之後
你把翡翠羽衣掛在昨日的樹梢
露出暴著青筋的
指節
按住暗夜的穴道
在盛夏
揉著疼痛揉著燥熱揉著深深的倦意
安靜地把自己
凝成一方黑色的水墨
微風裡隱隱顫動
搖曳齒間
這邊 那邊
隨意開幾朵破碎的雲
把暑意遮去

鄉愁市集

之一 草嶺之筍

時間把山的稜線壓進
深深的土裡
讓光在熟睡的幸福中穿織
然後雨絲捻熄混沌的夜燭
在明日來臨之前
化作第一滴露珠
凝在尖新的
筍端

之二 古坑之梅

鹹鹹的暮光與甜甜的晴陽交錯
於是我瘦
瘦成一句佈滿皺褶的詩
有著最艱澀的
隱喻
等舌尖來解

之三 林內之茶

滾水來
生死的裂痕立即湧現
汨汨的故事開始要說
關於瑩瑩的昨日
我托起一盞小杯
像托起一整座秋山
喝下
燃燒的鄉景

之四 華山之菇

據說這是一種膨脹的
思念 不斷地從樹幹旁
滋長 不絕地從縫隙裡
鑽洞
撐一柄傘
遮童年午後
那場滂沱的西北雨

之五 古坑之橙

夜裡

南飛的雁銜來

滿樹溫暖的

月圓

傾倒甜甜的記憶

在澀澀的影子上

之六 西螺之米

鍋子中

有我精心熬煮的

一粒米

踉踉蹌蹌地在水中翻騰

逼近現實高溫後

化為舌頭上的

一滴蜜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卷七 老街之景

一個人旅行，石龜站

把憂愁放進束口背包
任它糾結寂寞的繭
蝴蝶沿著弧形虛線模擬
雙飛的曲線

而我用一張車票剪開
堅硬的蛹
一隻鞋子跟著另一隻鞋子
勇敢走出來
有點濕冷但卻無悔

小小的車站有著古典又逗趣的名字
適合孤獨的旅客
收攏昨日的淚播種成沿途的露珠
被晨曦篩過後
完整地
恢復澄澈的視力
往遠方有光處
慢慢匍匐前進

三月的代詞

——記西螺鎮東市場

幾十年前的風華
都聚焦在這個古樸的繩結上
繞過穿堂
進去天井
一落又一落的記憶
像中藥行的小抽屜
各自鎖住撲鼻的芬芳

竹蟬、鈴鼓和彈珠汽水
搭起通往童年的鵲橋
阿母在那頭吆喝著
回家吃飯囉！
我在這頭嚷著
再玩一下下啦

然後夕陽就拉長影子
以及駛向城市的列車
也拉長阿母深深的懸念

六百公尺的記憶

——記斗六太平老街

翻過記憶那夜

就是父親生意的落敗以及

最後一碗奢侈的碗粿了！

在幸福的相框裡

我們總是任意點餐

然後阿福嫂就得變出一桌

豐盛蒸騰的菜餚

那香氣

足以瀰漫整條太平街

直到命運的變化球擲來

所謂的好命只成為籤詩裡的

曾經滄海

母親低頭面對現實
以及那一條條永遠車不完的旗幟名牌領巾
裁縫車從暗夜踩到晨暉
從曦光踩到月影
在人們口中
從頭家娘到車衫仔阿琴
她的腰桿從不彎曲

彎曲的常常只是我們的尊嚴
自覺在同學眼中
莫名其妙地摔了一大跤
也沒有自覺趕緊站起
還賴在那邊等命運扭轉

這一等
悠悠十年過去
父親除了精神萎靡之外
病痛來了，沒有配戴任何識別證就這樣纏住父親不放
那苦，像嬰兒的啼叫
沒來由的一陣又一陣
看不到邊際
我們只能扛起紙糊的家
巍巍地前行
等下一輪巴洛克的風華再起

打開一本圖鑑

打開一本圖鑑
我們的老街橫陳在那
曾被日本遺棄後的姿態
晴空下
淚痕已乾 風華猶存

打開一本圖鑑
我們的老街封存在過去
舊舊的氣味 復古的線條
偶而傳出尖銳的喇叭聲
劃破追憶詩頁

打開一本圖鑑
我們的足跡還在
滾燙柏油路上
窗台上的貓
餓著那時母親的飯
翻身
去尋三十年前的魚骨了

昏黃店招放映站

未來，削軟了白髮的生命若將結束
最終的寂然畫面呼喚
必是提取最初的喧嚷源頭
那麼，我願從一條細瘦的街開始

延平街很長
夠我把童年的記憶一一排好
像圍巾規律的毛線洞孔
規矩謹嚴地拉開每一扇窗口
透著晨曦夜光
彼時足跡沖印著等高同寬的招牌
紅的藍的黃的紫的
藥行乾洗店國術館包子店
餅舖銀樓印刷所西服店禮儀社
人們的影子在這些繽紛氣味中
漂浮游移 熟成老去
某些逸去的對白畫面漸漸柔焦為薄脆的背景
某些疼痛的傷口疤痕降臨在危弱的指南針上
鼓著飽滿的怨怒
但有時 濃汁卻也甜甜地覆蓋了許多焦灼的秘密

過去，這些泛白的招牌整齊排列
如同圖書館的編碼書冊
我沿著褪色的字的輪廓行走
宛若一片沉靜的瓦描繪整座樓的風雨山水
順勢躺進回憶的落款
釘住一滴淚
不讓舊夢滲出

漫溢青草茶香的一條街

孩童奔跑
像滾沸的氣泡
特別是午後
蒸騰暑氣釋出
大量的熱

他就出現
推著一攤小車
上面歪歪斜斜用油漆寫著
青草阿茶
附近的阿公阿嬤通常都會舀一杯
讓身旁的猴囡仔分食

祖孫的血脈
在那杯透涼的茶湯裡
再次交融
成為永恆的胎記

戀戀他里霧

背起行囊

像鳥扛起翅膀

起飛的時候

我們都會再看一次這個地方

再念一次它的名字

作為道別的祝福

回到故鄉

像蒼蠅急躁地搓腳

我們也殷切地脫下鞋子

渴望

再踩一下新鮮的土壤

讓靈魂享受一下被深擁的滋味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卷八 百藝之彩

守護，在虎尾鐵橋

譬如溪水清澈地守護著魚
譬如雲朵柔軟地擁抱著鳥
我的鐵橋推開一排排羅列的童年記憶
像祖母的布袋針
穿著穿著
成長的穀粒就豐收成
滿滿一袋
紮實的紀念

鐵橋兩端
正好駛往兩種方向
回歸與啟程
鄉村與城都
一粒穀子與一片科技園區的對話
穀子的聲音很大
但迴盪不了諾大的園區
總是
在風中無力的消散
只留下一抹被曬乾的
晴香
鑽進鄉愁的鼻腔

剃頭店阿春姨

自從年輕人趕流行去找設計師之後
阿春姨的客人年齡
就沒有低於五十歲了

藍底紅字的店招
透露出遙遠年代的配色
彷彿復古餐廳才會仿效的座椅

阿春姨也無所謂
老伴過世之後
留下一些錢
繼續幫老婦們洗頭燙頭髮
純粹成為一種愛心服務了

有些婆婆心裡悶
就想來洗頭
有些媳婦滿腹怨
就想來燙
反正 提供一個
傾吐怨怒的空間
也算功德

每晚
阿春姨清掃地上的頭髮時
都有種除盡世間煩憂的錯覺
輕輕拭去這些不悅
世界
彷彿輕盈起來了

國術館師傅

把自己握成
小小一枚拳頭
意念集中
才能禁得起師傅輕卻深柔卻疼的
按壓

指節發出響亮的呻吟之後
你開始聞見
熟悉的膏藥味
年輕的小師傅捧著一罐黝黑深邃的
絕版本草綱目而來

閉上眼睛
再忍一下就能把瘀傷晾乾
還身體一個清朗的明日

畫糖人的一天

麻雀銜來一片
初融的晨曦時
麥芽
正滾出細微的泡沫
你拿起竹籤
把陽光畫在關公的刀背上
愛上叱吒風雲
也愛上如潮的掌聲以及
那脆脆的甜

像童年寧馨的夢
短短的
很亮 卻不耐現實舌頭侵襲
找到開關
奔騰的清醒便一下子
湧上心頭
如夜
迅速黯下

駛鐵牛的老翁

照理說

七十多歲應該要退休了
但 要退到哪裡休呢？

一個女兒嫁美國
兩個兒子在大陸
祖先傳下來的田還在
鐵牛 當然要繼續駛
機器就親像人
不動就會出毛病

一日一日過
月娘同款照
他就跟鐵牛作伙
成為田裡最搶眼的裝置藝術了！

醬色人生

甕裡的天地
比海遼闊
黑豆獨自在裡面行走
外公默默在外面計算著
陽光折射的角度
分針秒針一重疊
便勝卻人間滋味無數

從前以為
白才是天使的顏色
後來才明白
黑在更多沉澱之後
比亮更醇
為外公的生命添色
也澆灌眾人的味蕾
綻放幸福之花

麵茶老伯實驗室

一只鋁壺

沖開濃濃的鄉愁

遊子的舌頭潛入最深的碗底

刺探母音漫遊的溫度

末了

剩餘一些顆粒

那是親族的隱喻

愛的渣滓

永遠不會被現實溶解的證據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卷九 眾生之相

不在的存在

外婆不在

但是用糯米、酒餅、酒麴釀的黃酒在
等著嬌嬌的娃兒落地
要給她好好補身子

外婆不在

穿堂晾曬的幾件藍布衫在
皺皺紋路裡
隱隱的血脈還在流

外婆不在

後院的冬瓜還在繼續綿長
等著替空蕩蕩的廚房著上
鹹香色澤
幾筆昏黃的褐色
幾抹薑片的清芳

這些味道在 那些記憶在
那麼，外婆便不曾離開

母親節之一

泛黃的奶瓶嘴裡
開出一朵慘白的康乃馨
在風雨的火中
吸吮過期的母愛

直到天光微微
牆上的咕咕鐘打了一聲飽嗝
我的右手掌弓起如碗的
溫柔 拍背
卻在冷冷的空氣裡

電視機甜軟軟的童音反覆唱著
歌頌的曲子
我把哀傷輕輕托起
放入搖籃

慢慢搖
紅色鈴鼓陡然落地
喚醒露珠的
第一滴思念
在眼角
掛一枚鹹鹹的繭

母親節之二

狂風來

我剩一朵凋零的忘憂

細數黑色蕊心

暴雨響

我抱一葦乾枯的水草

在岸邊 密密地織下思念

春塘裡殷殷的愛漫溢

淹過歡樂魚群幸福蝦蟹

他們用繽紛的嗓音唱著屬於節日的歌

只有蜻蜓了解

把天邊一串雁唳

掛成樹梢安靜的蛹

把沉默的疼痛

折成好小好小的紙片

用一隻腳輕輕踩住

最痛的

句點。

交換，雲林人的眼淚

昨日的夢魘還酣眠著

突然

一把銳利的劍就插進胸膛

鼓動著虛矯的風帆

從麥寮開到虎尾的怪手

推倒八十歲阿嬤的一面牆

讓她瑟縮

蜷曲成一只城市邊緣的繭

晴空下慎重地

熟成

等待被刨去

飽滿的稻穗排列出冥想中科技園區不夜的

Led燈海

於是，妳流下淚

說是光線太亮的關係

一個出走的外籍新娘

硬生生被拉斷生命的弦

簇擁的人群憤怒著害怕著

用騷亂的足跡奔走著

但真相
真相跑得更快
躲進黑色畫面裡
跟自由一起墜落
於是，妳流下淚
說是漫天風沙的關係

社會版上陳屍的稚幼的軀體
日漸腐化
而法官驅走蒼蠅別過頭去
只看見罪犯的人權之光
用憐憫的手指撕開母親的胸膛
拼一片一片碎掉的心頭肉
湊慈悲的玫瑰
在受害人的靈前揚輝
於是，妳流下淚
說是福馬林的氣味太刺鼻

妳的淚
讓詩人無法寫詩導演無法拍戲教授無法研究學生無法上課

他們努力記起
妳曾經燦爛的笑容
在街頭在網路在各種媒體上不斷發聲
揭開爛的疤醜的痂
讓濁臭的政治的膿炮流出
讓暗處的錢幣找不到下水道

再多的建設換不了一張人民安歇的床
再多的懲戒換不了一個母親真切的召喚
妳殷殷地盼著
生命應是美麗的聚合
希望該開成絕崖上的高砂百合
而不是一場腥黑的雨
換一束晶瑩的淚

但，玲瓏的血
依舊滴下
而妳
只有默默吸吮

直到自己腫脹、破裂

融入更大更鹹更悲傷的
那滴海

記憶拼圖

夏至那天，醫生用一張甲狀腺的X光片
切開阿嬤八十歲生日的蛋糕時
寧靜一個人走遠了
突然，大家都需要一件外套

讓毛細孔鎮定下來之後
我們拾撿醫療名詞的碎片
一面，哀傷地從歲月的縫隙裡
挑記憶的芽
在手術房外挨著彼此，坐下
像一排安靜的醬油甕
釀著心事釀著成長釀著一幅又一幅
阿嬤的影子

熱愛唱卡拉OK的喜歡跟著進香團旅遊的
會被豬哥亮的黃腔笑話逗得哈哈大笑的
阿嬤，清瘦的揮汗的勞動的叨叨絮絮的
阿嬤，自從阿公死後就獨自擁有一座大三合院的，
阿嬤不曾有過一扇陰翳的窗
意志力如破洋而出的島嶼，堅實強勁

生活始終擺渡在自在活著與快樂活著之間
長長的一生卻讓悲傷的鑰匙無孔可入

醫師的受術刀俐落地
裁落喧譁的癌細胞
宣示它們不准再跑無法再跳
於是 I 想起我的童年
比癌細胞更迅捷地吸吮著她的
源源的愛
瓜藤般的哭聲一路牽到天邊海角
就為了索討一個沒有暴雨穿行的
溫暖懷抱

可能是知道有這麼一天
這些美好都會碎開
阿嬤才會把播那麼多的種籽插那麼多的秧
讓我們能在暗夜裡
在淚眼模糊中
找尋這些記憶拼圖時
有那麼多油菜花跟稻穗可以照

然後，她的笑容才能
完整地照亮

等待一把傘

我的阿嬤把長長的一生
交給一把銳利的小刀
整天12小時都沿著牡蠣邊緣行走
無論是酷熱的夏或是寒冷的冬
她跟著鹹鹹的海水走
隨著秤的指針搖擺角度呼吸

有時天候變化浪大風狂
蚵仔瘦成一團團幾乎跟龍眼乾比美的尺寸
她便皺起眉來
彷彿那風雨是打在她肩上
於是我想要一把傘
我渴求一把傘
能夠抵擋那無預警的襲擊
讓每一顆蚵仔都靜好安穩
沉沉地眠著快速滋長的夢
這樣
我的阿嬤就有了甜甜的枕
也能不再冰涼中鎮日悽惶了

菜販阿賢的明星夢

阿賢除了經營青菜的批發之外
一直有個明星夢
從五燈獎那年代開始
他就日日在想
如果賣豬肉的可以變成豬肉王子
那麼
賣菜的好像形象感覺還清新一點
他總是哼哼唱唱
趁著凌晨KTV沒人時大聲高歌
在包廂裡
夢比霓虹燈還醒

後來超級星光大道的選秀開始
他學會google每位參賽者的背景
像閱讀名人傳記
他熟記沾滿油污或是從底層掀出的新鮮故事
像是某個孤兒或是乩童唱進前十強
讓他眼眶總是盈滿淚水
跟著螢幕中的平民偶像一起唱
有著一種惺惺相惜的

理解

從那猶帶土味的菜根裡
他明白是什麼滋養了他們的歌聲

每早搬運一簍簍菜蔬時
阿賢還是忍不住會唱
唱遙遠的夢與真切的生活
唱市井小民的故事
在果菜市場轟轟的卡車陣中
彷彿就贏得隆隆的掌聲了！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卷十 原鄉之念

永恆的光點

——記樹仔腳天主堂

我們撐開教堂
像張開一朵信仰的傘
潮濕的淚水於是有岸
綿長的黑夜於是有光
循著光
摘下一朵透白的茉莉
插在鬢邊
周圍的畫面跟著柔焦起來
只剩呢喃的彩繪玻璃醒著
默默把告解的詞語嚼碎
灑成銀河

老羊與三合院

不知道一隻羊可以活多久？

不知道一個家族可以共生多久？

我可以是一片海洋

淹過羊蓋過三合院

然後一切得以封存

在水中

羊兒可以優閒地吃著草到地老天荒

抬頭仍以為自己看見天空

然後叔叔伯伯們重返在羊水中的記憶

把慾望蜷起把仇怨忘掉

奶奶依舊撫著圓滿的肚子

幻想著甜美溫馨的畫面

能在三合院的大埕反覆播放-----

老婦畫展

每個村莊
都有幾個手藝好的婦人
在閒暇之餘
利用曬穀場開個人畫展

曬美濃瓜脯
錯落的綠色月形極美
拚奏成青青河畔草
古詩綿密的韻

醃鹹冬瓜時
一甕甕晶瑩的玻璃似錦
生命的暴雨都鎖在裏頭
任季節流轉

曬高麗菜乾時

一捧捧雪白的鉢列開

等著晴陽的灌注施捨

終於溫柔成一片片

褐色的葉，蜷曲著秋夢

每年不同季節返家

都彷彿遇上不同的個展

斗笠下的笑顏

就是導覽手冊

我還有一片星空

火車來了
載走滿滿的夢想與
年輕的孩子

樓房來了
把稻田擠到更邊邊
幾乎不臨路的位置

工廠來了
誤把河川漂成彩虹
但這不是熱帶魚的家
只是繽紛的彩繪牢房

寂寞來了
把熟悉的氣味都帶走
僅剩一片星空
只要還有一雙發光的眼睛
就能看見

沒有說出口的，道別

您剝花生殼的身影隱入
歷史的縫隙已經二十年
但 母親沒忘
我們也沒忘

每次回到虎尾
回到三塊厝
童年的剪影便成了記憶的窗花
貼在每一個有您的場景
紅眠床沒忘
偌大的三合院也沒忘

只有道別
是我們遺憾了二十年的
那時
不忍的淚水與倉皇的情緒雜沓著
濃霧般哀愁
您在霧那端 微微笑
我在這裡 輕輕哭

就只是一張床的距離
沒有說出口的
正是
一聲慎重的
道別

親愛的阿嬤
讓我再循著花生殼的紋路
去走回那個微光的下午
去說聲再見，好嗎？

返鄉，讀陶淵明

每一個阡陌交錯的景
都有著亙古光澤
小小的村莊有著大大的世界

雙手抱著一懷稻穀
雖然很輕但確實在
後院的雞鴨跟人一樣悠閒
落實飯後百步的運動量

厝邊的絲瓜懸著好幾條
修長的水囊
如梵谷的靜物般鮮麗
蜷曲新芽還在匍匐
串起新的樂符

返鄉
就是讀詩
就是溫習陶淵明的寧靜
以及重返桃花源的
有光小口

需要

燕子需要屋簷
我們需要三合院
偉大的建商請等等
讓阿嬤走完人生的路
我們再來談重劃好嗎？

星星需要夜空
我們需要記憶
親愛的建商請等等
讓堂弟念完國小
我們再來討論拆除工程好嗎？

稻田已經一寸寸格式化成商店街
農莊已經一塊塊分割成園區預定地
選票需要蒼白的夢來妝點
但我們的生活需要堅實的根
守著家人守著最初的起點
才是真正時尚的宅精神！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雲林縣作家作品集

附錄

「雲林縣作家作品集」徵選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19 日

府文圖字第 1027401329 號函訂定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蒐集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文史資料整理保存與推廣，提昇本縣藝文風氣及創作水準，並鼓勵本縣藝文工作者及團體，特訂定本要點。

二、符合以下資格之民眾得報名參加徵選：

- （一）本籍：凡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為 P 者。
- （二）設籍或就業：於當年度收件截止日前半年設籍於本縣者。
- （三）就學：於本縣各級學校就學者。

雲林縣政府得主動邀請學者專家，或由評審會主動進行，在無版權疑慮下（包括取得家屬授權），針對已故的雲林作家編纂其作品集。

三、報名徵選作品須以中文電腦打字，字體以標楷體 14 號為標準 A4 紙張橫式打字、列印、左邊裝訂，繳交光碟 1 份，書面 2 份。

（一）以作者未出版之新詩、小說、散文、報導文學等現代文學作品創作。

1. 新詩：行數及首數不拘，出版頁數以菊16開（約22×15.8公分）150頁以上為原則。
2. 散文：篇數不拘，總字數7萬字至9萬字之間。
3. 小說：篇數不拘，總字數7萬字至9萬字之間。
4. 報導文學：篇數不拘，總字數7萬字至9萬字之間。

（二）外國文學之翻譯作品及古詩、方誌、雜文等項目不列入本徵文範圍。

四、評審會由雲林縣政府聘請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評審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本於公正、嚴謹、守密原則，依下列規定進行評審：

- （一）不得參選同類別之徵集。
- （二）評審過程及相關資料，均應保密。
- （三）應客觀、詳細、嚴謹填寫評審表。
- （四）獲獎名單評審委員應簽名認證後，由雲林縣政府確認後公布。

五、凡經入選作品，每冊由承辦單位贈送稿酬新台幣1萬元整（已故的雲林作家獎勵金得由家屬具領），經出版後贈送作者100冊。以上得獎獎金需依所得稅法規定，於承辦單位給付時依規定代為扣取稅款，扣（免）繳憑單另逕寄141得獎者。

參選作品由評審委員評定後，頒發稿酬、獎狀。

六、報名者應以掛號郵寄至「640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圖書資訊科收」，並請於信封上註明「作家作品集」、「書名」及「類別」。

(一) 收件時間為每年1月1日起至5月15日止，以郵戳為憑。

(二) 參選資料概不退件，請參選者自行存留原作，本府不負保管責任。

(三) 請依報名類別之規定檢附作品資料，內容不符者不予受理；表格欄位不足填寫者，可自行複製影印。

七、報名簡章請於本府文化處網站下載，或親至本府文化處圖書館服務台索取。

網址：<http://www.ylccb.gov.tw>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

八、得獎者應參加本府所舉辦之後續推廣活動；最近二年曾因違反法令規定而受處分，或違反公序良俗，經舉證屬實者，不得列入徵選或獎勵。

九、主辦單位對所有比賽作品有研究、攝影、出版、宣傳及上傳網路等權利，作者不得異議。凡送件參選者於報名表上簽章後，視為同意遵守本簡章各項規定。

文稿影印模糊，辨識困難者不予受理；不符合參選規定者，將不列入評選。參選作品不得抄襲他人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若經發現除追回稿酬、獎狀外，並註銷資格，另作者應賠償雲林縣政府出版及相關費用並自負法律責任。

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免費授權雲林縣政府於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任何方式利用及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雲林作家作品集」徵選報名表

民國_____年

申請類別：_____類（報名者填寫）

申請者編號：_____（本府填寫）

出版類別：

新詩類。

散文類。

小說類。

報導文學類。

申請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者個人資料

姓名：	別號 / 筆名：		
性別： <input type="checkbox"/> 男 <input type="checkbox"/> 女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身份證（護照）字號：	現職：		
戶籍地址	縣	鄉鎮	里 鄰 路 段 巷 號 樓之
	(市)	市區	(街) 郵遞區號 □□□
聯絡地址	縣	鄉鎮	路 段 巷 號 樓之
	(市)	市區	(街) 郵遞區號 □□□
電話（公）	（宅）		
傳真（公）	（宅）		
行動電話			
E-MAIL			

學歷或專業訓練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學校或機構名稱	主修	在學或修業年度	學位或證書

身分證或護照正反面影本黏貼處（14歲以下無身分證者，以學生證影本或其他證明代替）

--	--

重要專業經歷一覽表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起迄時間	服務單位	職稱

獲獎紀錄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獲獎年度	獎項名稱	得獎作品

重要作品發表紀錄

(參考資料，無者免填)

年度	作品名稱	說明

應附資料

新詩類。

短篇小說類。

散文類。

報導文學類。

檢送資料如下：

書面資料，1式2份

保證及授權書

著作電子檔（請附光碟）

其他

保證及授權書

(請作者填寫)

一、本人參加____年「雲林作家作品集」徵選，所送參選資料均屬實，未抄襲、重作、臨摹、代題名、無冒名頂替情事且未損害著作權法，並同意遵守徵選要點之規定，且保證報名資格確實符合並無偽造。如有違反或不實，雲林縣政府保有取消獲獎資格及追回稿酬、獎狀之權利，並得依法追訴，本人願負起一切法律責任。

二、本人所送作品名稱：_____及所附資料，同意授權由雲林縣政府作非營利性之重製及運用，雲林縣政府得以不同形式進行攝影、展覽、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傳、數位化、登載網頁之權，本人不另收酬勞、版稅。

三、著作權聲明：

本人聲明並保證授權作品為本人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本人對授權作品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雲林縣政府

填寫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 游淑如作.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縣府, 民103.12
面 ; 公分. -- (雲林縣作家作品集. 103年)

ISBN 978-986-04-3196-4(平裝)

851.486 103024001

103年雲林縣作家作品集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

主辦單位 雲林縣政府
承辦單位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發行人 蘇治芬
作者 游淑如
總編輯 劉銓芝
副總編輯 楊仙妃 林郁善 陳世訓
執行編輯 馬佩鈴
封面設計 銀子奇
出版機關 雲林縣政府
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電話 05-552-3213
設計印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領航弱勢族群創業暨就業發展協會
地址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261巷12弄44號1樓
電話 02-2309-3138
出版年月 中華民國103年12月
定價 新台幣200元
版權所有 翻版必究
GPN 1010302559